

晉

書

九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皂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絲頰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鞞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駕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鼓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割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觴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那魯會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質異

卷之六十五

一

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膺偉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鷩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曲且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頭空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疑胎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弃首冕以約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摠文景之少負揚雲兒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十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矍天狼之威孤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二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毳車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意儼略而損者



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  
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  
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孟氏金行而服色  
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五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  
朱班漆輪畫為楛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  
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軫金薄繆龍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  
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皆用鸞雀立衡楛文畫轅及轄青蓋黃為裏  
謂之黃屋金華施椽朱椽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鷗翅加  
以金銀彫飾故世亦謂之金鷗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榮戟於  
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榮戟韜以黻繡上為弦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  
餘於戟之杪以救尾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軛上是為左壽懸轅皆曲向上  
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由

五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  
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

五十一

二

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

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

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

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面所金

而方釤金釤謂以金釤為文旌以鐵為之其大三寸文纓赤芻易其金就十

有二纓繫馬飾纓馬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日鈎雁月玉環即繫

纓也繫馬帶玦名也龍輈華義輈車轅也頭為龍象輈朱贊贊飾也人君以朱纓

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輈車於其殿廷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

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

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乎乘名為

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

車色立車則正駟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

朱其驪尾左右駢駮金釤鏤錫黃屋左壽懸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

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皆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其力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綴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子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

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船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

建赤旗帝從之

輦車按自漢以來為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殿羽置於軾上其建矛麾采心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縵龍繞之一名闢戟車名

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天子獵則乘本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擊不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

矛戟麾幢置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載

以次屬車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

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拍大駕出行為

先啓之乘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

打一槌

羊車名犇車車其上如輶伏兔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

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

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

犇車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因之末諸侯寡弱

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

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曰副車曰貳車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為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阜蓋朱裏六御衣車御書車御輅車御藥車並駕牛陽遂四望總輿阜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士二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中道式道候二人駕分左右也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阜車駕中道次河南

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左右並駕次河南尹駕駟戟吏次河南主簿駕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次司隸校尉駕二戟吏

晉志十五

四

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次廷尉卿駕駟戟吏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次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引從次太尉

駕駟中道太尉主簿令各人祭酒人並駕在左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云騎令史戟吏各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各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

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各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

各有戰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皆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部七人  
次黃門麾騎中道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旦部十二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仗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闡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二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左殿中監並騎 次高蓋中道左翼右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

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桴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推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二行 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軍在右殿中將軍持數金臚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二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韋車中道太官令承在左太醫令承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 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

豎旗安車邪拖之。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飲飛督右。次御輶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將左右各三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交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三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車。次後軍

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立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功曹史主簿並騎從幟扇幢麾各各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靴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薄十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人騎靴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隊九尺楯一隊刀楯隊弓隊弩二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人騎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並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襪文畫輻文輈黃金塗五采亦謂之赤馬路非法駕則乘畫具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具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卓輪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卓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卓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勲德特給之

通慢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俱舉其慢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乘卓輪犢車各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卓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別給大車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乘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駢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駢皆朱班輪倚鹿較伏能軾黑輜卓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鄉五旒皆畫降龍

四百卷十五

七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卓蓋朱兩轡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駢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車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葉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旂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

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劔得入殿省中與待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駟騎道

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比日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駟騎四又別有小使車赤轂卓蓋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比日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幟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駟而賤軺

車翅晉重輅車而賤輜駟二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輅車車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阜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襜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駢其廟見小駕則乘紫內刻駟車雲襜畫轅黃金塗五采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螭蟲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騮馬魏棧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騮馬為副又金薄石山駟紫絳刻駟車皆駕三騮馬為副女旄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士二人乘輜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駟車駕兩馬左駢其貴人駕節畫駟三夫人助螭蟲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此紫絳刻駟車九嬪世婦乘駟車加馬三

長公主亦刻駟車駕兩馬公主王妃皆油駟車駕兩馬右駢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此紫絳刻駟車駕三為副王妃三夫人亦如

晉書卷十五

八

之公主助螭蟲乘油畫安車加馬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螭蟲乘阜交路安車加馬三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螭蟲乘阜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螭蟲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駢阜交路阜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輅車止乘漆布輜駟銅五采而已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加馬三阜交路封縣鄉君油駟車駕兩馬右駢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立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蜀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路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車又是輅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四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為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臥立旗於牛背行則使入輿之牛之義蓋

取其方員重致遠安而隱也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及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二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大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大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是首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為名自晉過江禮儀踈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為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駟乘侍中妻陪乘舟楊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周禮弁師掌冑冕司服掌六服非后王之制爰至庶人各有等差及

通志十五

九

秦亦復古制郊祭之服皆以約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敝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比日冠旒冕兼五冕之制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比日具五采

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憤通天冠平冕冕皐皐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纓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纁紺四采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紱絳袴袂赤烏未加元服者空頂介憤其釋奠先聖則阜紗裏絳緣中衣絳袴袂黑

爲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  
苞衣早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紺黑色介  
幘五色紗苞衣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帽單衣  
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  
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  
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琰珠  
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簪  
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  
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已下七章

遠遊冠傳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簪橫于冠前皇太  
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  
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為綉綴以白珠其餘

晉志十五

十

但青絲而已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  
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似進賢其上方其下如幘顏  
其一刺上而方下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皂絹為之形如覆杯與皮  
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緣領袖其執事之人  
皮弁以鹿皮為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則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  
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  
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  
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郎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  
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史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宮令  
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  
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名大冠一名敏冠一名建冠名大冠即古之惠文冠  
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聽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

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閔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中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為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說者以為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縵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實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為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制以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迹展筓角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

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五十一

十一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緘為展筓角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說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纒為之制如版以竹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為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纒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枚曰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為祭服尊荀之至也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鵲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育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漢太子八佾五行

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無異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官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官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去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讎冠是也鷓冠加雙鷓尾豎插兩邊鷓鳥名也形類鷓而微黑性果勇其鬪到死乃止上堂靈貝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璆象即玉笄

謂之合皮為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璆璆結也天子五采諸侯

三采即冠下抵也象骨為之音帶也天子則縫有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以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那嗥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之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比日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漢儀立秋日獵服緇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幘按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表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比日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幅巾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列其賈賤本施

冑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幅本末有收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  
歧謂之為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為慶弔服  
巾以葛為之形如幅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為  
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纒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纒  
以緇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纒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  
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承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  
幘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官直官著烏紗幘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幘  
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  
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為彫飾

乘輿之纒秦制也曰皇帝行纒皇帝之纒自皇帝信纒天子行纒天  
子之纒天子信纒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纒螭獸鈕在六  
纒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纒與之

晉志十五

十三

白蛇劍俱為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  
帝沒胡傳國纒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  
還江南

革帶古之般革帶也謂之般革文武眾官牧守丞令下及騎寺皆服之  
其有惠美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  
生紫為袷惠美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身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為  
朝服或云漢世用盛矣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為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袴  
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  
綴紫標標以緇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般革中官紫標外官  
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畷獵巡幸則惟從  
官戎服帶般革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漢制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  
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  
氏承秦改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

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般革囊者得自具作其祖假印不給綬者不得佩綬般革古制也漢世著般革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裏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白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一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裏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緋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綾佩瑜王垂組朱衣絳紗襖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鈎燮獸頭般革囊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

則於殿下脫劍舄又有二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鞞采畫織成衮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赤烏絳袂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袂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二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襖皁緣中衣表素革帶黑烏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白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能獸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豔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求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于宣玉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  
綬佩采瓊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為上輿下比皆深衣制大平  
髻七鎮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助蠶之  
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龜鈕纁朱綬佩瑜玉諸王大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  
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大平髻七鎮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  
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比日帶綬以綵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金辟  
邪首為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幘黃金龍首銜白珠魚  
須臈長一尺為簪簪珥入廟佐祭者皂綃上下助蠶者縹綃上下皆  
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晉書志卷第十五

輿服



食化具



御撰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節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誥俗而正其紀綱勛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置珠璣日中為市惣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化具泉貨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勛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化員以致齊國之強鳩夷善廢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鷹以耕稼乃夏鷹以耘耨秋鷹以收歛冬鷹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節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充豫漆絲之奢燕齊怪石

五

一

之府秦邠旌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草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惣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

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者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鄉食由其制家邦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郵褒瀛之敝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歛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為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誚酒池中牛飲者二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拜躬墟乃盡振鹿財並傾橋粟上天降休躬人大喜王被去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三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曾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頌財內府求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

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  
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龍興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  
暉乃瞻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  
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  
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樹芻草  
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穀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  
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龍飛照映軒廡光華前載  
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二年天下水  
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  
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  
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之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  
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  
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  
侯門居貧即位常曰相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  
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  
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  
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十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  
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  
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鑿駕西幸長安采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  
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鑄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  
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  
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  
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  
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  
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  
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宮皆步初出營攔后手持縑數  
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  
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比自四散三年

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  
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曰官自出采摺或不能自反死於  
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  
時袁紹軍人比肩具棋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  
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  
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  
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  
孔子白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  
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  
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其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  
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之亦欲與眾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  
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滿於宮御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  
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懋

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未禱之  
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  
因天而資負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蜀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  
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  
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  
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余  
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  
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餓饑弘多斗  
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齋之麩屑而供帝君日相顧莫  
不揮涕元台渡江軍事草創壑陬賒布不有恒淮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  
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  
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  
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東祇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

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祇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主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黜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黜豆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公私有蓄畜歷代為利賈遠之為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塢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狼戾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

晉書卷之七十一

四

役省贍京兆遂以鹽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化員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黜豆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澗焉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格奔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

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墾且帛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平糴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帶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

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化員未能達通其制更今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音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弃末反本競農展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且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道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

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冬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沔高地皆多堦堵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甚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使令饑者盡得充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

五十一卷

六

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且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自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其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

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次良田變生蒲葦今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墾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比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竭則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

於今者水滂流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瀆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脩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竭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及東南休兵交代各留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宜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一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詔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  
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  
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 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  
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等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  
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  
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  
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光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  
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  
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助禽前驅申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六從武  
貴殿中武貴持雉斧武騎武貴持鉞從武貴命中武貴武騎一人其  
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  
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九品一戶是時  
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

志十六

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  
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  
人多相食飢疫摠至百官流亡者十八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  
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任  
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煖地投秋下  
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者漢遣輕車使者比勝  
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時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  
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  
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彝開倉廩振給貧民使百官各上封事後  
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已未征戰  
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  
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墾美利而望國是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  
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乞盜貧富并兼雖皁陶不能使強不陟弱

故有国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帝用事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入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人表夷蕩區內緝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且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今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足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千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

卷之六

六

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并平初苻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鰲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不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價平家給人足矣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謡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元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且今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塩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塩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塩與下爭利非明王

所且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  
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且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  
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  
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化員在乎人  
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苟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  
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  
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  
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  
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无化員不可以朝有飢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  
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況今人鑄之則万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万物為銅役不食之民  
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无厭之求也夫欲民財那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  
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缺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  
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斛至錢數百萬  
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化員本不多又更無  
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為市至  
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  
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  
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  
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  
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  
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  
並以輸藏平甲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  
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元又鑄小錢謂之沈郎

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元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二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不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先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化貝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蔽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之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

錢一朝斷之便為弃物是有錢无糧之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蔽大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為復用錢下无異情朝无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蔽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時之勲不如万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躬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大之教明廣農之科勸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前競力野无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无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其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賈誼孟喜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主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生目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鳥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各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

是為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寒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成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郭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郭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一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郭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手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

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  
玄果敗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  
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壘孔子曰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師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懼虛偽讒夫昌  
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  
衆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為妃及  
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為后后本及微非所宜升以妾  
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  
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  
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

晉志十七

不儉下不節薛子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  
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火火之發皆以  
臺榭宮室為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  
有所營造葦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  
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弃法度疲衆  
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一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  
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掘禁旅而險  
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  
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發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  
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  
厥妖火烧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  
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百各士誅斥其眾後官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晉書二十七

四

十一百二十

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哭械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家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族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篡篡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八年十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于寶以為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眾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未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曹芳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與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與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為此臣而君行元陽失節是為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晉書卷一七

五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火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牧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敝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比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敏垂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龍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

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蒲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為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十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書在聽事見天上有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涇亂犯親戚侮火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甲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

二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且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比冒冒之此脩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二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雁鳥擊秋分而微霜降

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享眾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太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勰以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

祥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

晉書卷十七

七

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今金失其性卒而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功戰

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颺起清河王曹芳為世子時所佩金鈿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故所紮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龍裝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

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三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且失錢所在惟

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郭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立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

晉書卷十七

八

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食祭如家人礼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臨鑿處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曰權時信納譖詐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

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鳥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異充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見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湧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盛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雷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充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晉志一七

九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国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路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秋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

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充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充豫荆楊郡国二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妾如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

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国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国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国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国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之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 此妖後王莽僭

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茲甚韓謚驕猜彌扇卒

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囹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

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道等潛懷翼戴之計陰

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白傲很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陽春大水 晉志十七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陽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

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

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

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郭浩以私忿廢蔡

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郭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兵占是後郭浩桓温謝尚荀羨連

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

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  
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  
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  
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  
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  
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  
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  
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  
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  
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  
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  
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求

昔卷十

十一

六

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  
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怨愁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已  
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二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  
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  
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  
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  
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右雖頻有濤變  
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  
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  
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  
胤那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

景年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二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開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繇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雉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見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疢疢病貌也言病深也

五刑志卷七

十一

十一

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御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

莅不和意也每一事去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或在

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

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

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

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

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劇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

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

雉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

下體生於上之疢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

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

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見



也至於春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種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羴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羴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羴與妖痾祥皆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羊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又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諸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亦其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勅臺府淫禁車驕不朝觀此狂心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酷鬻身自買易干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卑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因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主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劭叔官天戒若曰此隋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庶徵恒雨劉劭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立十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飢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之郊雪大寒桉劉劭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

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且爽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

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恰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恰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縹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哭而於義音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

之服傅玄曰此妖服妖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玄衮赤鳥鈎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玄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

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朱熹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  
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麤  
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  
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二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惠  
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二千寶曰上饒奢  
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  
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者衣者皆厭襖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  
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褙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  
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  
者君子之哭哭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  
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  
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

崇實之應也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槃及為羌貊豹炙貴人  
富室必畜其器苦身嘉會皆以為先

太康中又以氈為紕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  
毛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紕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  
康中氈羌互反

永嘉後劉后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負男子頭方負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  
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  
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  
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  
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璆瑁之屬蜀為斧鉞戈戟以  
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執弊不同今婦人

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狀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僑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里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為夫僑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敝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僑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初魏造白帽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永嘉之

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髮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絛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于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始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纓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

戒若曰天豹尾儀服之主夫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亦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又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舊為殺者齒比日達榻上名曰露卵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悉綴髮傾髻以為成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臘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志十七

十七

禪代之象也尋而未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曰二后並以人自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敗壞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露閣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羶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巨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二年四月廣陵高平閭高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

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妖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百雌雞化為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墮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才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无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天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明帝太寧元年周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且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逵而湖孰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